方言撷趣

胶东方言词语觅古

婴里

方言学家认为，多数方言词都是古汉语（包括古方言）传承下来的，或者是早期用古汉语的语素构成的，有的则是沿用古词语但是改变了读音或引申了词义，这些都会有据可考。今选胶东方言中源于古汉语词汇的一些例子试为解说。

小厮（子）

胶东方言称男孩为“小厮”“小小厮儿”“小厮子”等，如说：“这些小厮真能疯！”“看这姑娘的脾性，像个小小厮儿。”其中“小厮”为本词，余者为胶东方言衍生词。“小小厮”即“小男孩儿”，“小厮子”是本词加词缀“子”。“小厮”表“男孩子”在中古文献中习见。如元·关汉卿《绯衣梦》第一折：“俺两家指腹成亲，后来我家生了个女儿，……他家得了个小厮。”胶东方言中“厮”还是对男子的蔑称。如说“秃厮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”；“看他像个大痴厮”，其“秃厮（秃子）”“痴厮（傻子）”就有轻蔑之义。

果木

胶东方言把“果树”和“水果”均称为“果木”。如“果木园里种了很多桃树”，“果木园”即“果园”。“木”即“树”，“果木”本就是“果树”，胶东方言也把“果木”当“水果”讲，故或把“果树”称作“果木树”。如“明天赶集买点儿果木树栽子”。再如牟平、文登一带说“你去买些果木回来，明天好待客”，这里的“果木”即“水果”。这些用法在古汉语中均有用例。前者如《管子·地员》：“蓄植果木，不若三土。”左思《三都赋》：“考之果木，则生非其壤；校之神物，则出非其所。”后者如元·高文秀《襄阳会》第一折：“叔父，你不饮酒呵，你请个果木波……你看这桌子上，好枣、好桃、好梨也。”

膳水

胶东农村过去普遍使用井水，而井水分为可食用和不可食用者两种。其中称为“婆水”的含钙镁离子高而苦涩，不宜饮用。与“婆水”相对的是统称为“淡水”的可饮用水，胶东方言也与许多方言一样称“甜水”。但在牟平、乳山等地区还有“shàn水”的称说，或写为“膳水”，笔者以为深得其义。所谓“膳水”，就是可饮用的水、做饭用的水。“膳”今天觉得高大上，如“御膳”“药膳”“用膳”之类。其实，“膳”在古代本就是指一般的饭食。唐·沈既济《任氏传》：“列烛置膳，举酒数觞。”“置膳”就是“摆饭”。《红楼梦》第一〇四回：“雨村道：‘谢罪的本上去了没有？’贾政道：‘已上去了，等膳后下来，看旨意吧。’”“膳后”即饭后。

待诏

胶东方言把“理发师”称为“待诏”。“待诏”一词古已有之，本指待命供奉内廷的人。在唐代，不仅文词经学之士，即医卜技术之流，亦供奉于内廷别院，以待诏命，因此有医待诏，画待诏等等。至宋元时，对手工艺工匠普遍尊称为“待诏”。如《警世通言·吕洞宾飞剑斩黄龙》：“看那娘子，正与浇蜡烛待诏说话。”再引申为特指义，旧时农村里就称理发师为“待诏”了。这在现代小说里就有，如李劼人《大波》第一部第二章：“楚用几个人早都交卷完毕，在理发室找待诏梳了发辫。”《大波》是写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的长篇小说，可见“待诏”不仅仅在胶东方言里有传承。

表里

“表里”一词主要用于文登方言，指为聘娶或聘用而送人的衣料或衣物。高文达主编《近代汉语词典》就有“表里”条，释为“作为礼物或赏赐用的衣料。”如明·杨铭《正统临戎录》：“总兵等官广宁伯等亲自出城来朝见，将大同库内银两、表里等物进来赏赐也先等众头目每。”府库里拿出的“表里”一般应是布匹类，而非衣物。更早如元代石君宝《秋胡戏妻》第二折：“如今将者羊酒表里，取梅英去。”这里的“表里”自然是聘礼。可见，“表里”于中古并非单用于“聘娶；聘用”，也用于一般礼物或赏赐。专用于“聘娶；聘用”的“表里”应是由广义的“表里”词义缩小而来。古汉语“表”指衣服的外表，“里”指衣服的内层。以衣服的内外名称代指布料是情理中的事。

淡话

胶东方言有“淡话”一词，义为“闲话”，主要用于牟平一带。如说“两个老太太在街上说淡话。”“淡话”表示不相干的话、无谓的话，这在古白话中即有用例。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四回：“（凤姐）随口说了几句淡话，便往贾母屋里去了。”“淡话”的“淡”指“无聊，没意思”。古文献中多有用例。如宋·杨万里《新晴读樊川诗》诗：“不是樊川珠玉句，日长淡杀箇衰翁。”“淡杀”就是“无聊至极”。又如元·王晔《桃花女》楔子：“到今蚤日将晌午，方才着我开铺面，挂起大言牌，你到好淡么！”古文献里把平淡乏味的诗文称作“淡句”。

同样，“淡话”并非只在胶东方言里使用，像山西方言里也有用例。如赵树理《三里湾》六：“糊涂涂说：‘你怎么又扯起那些五百年前的淡话来了？’”

墁刀

胶东方言有“墁刀”一词，未见于辞书，主要用于文登一带，就是普通话里的“瓦（wà）刀”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释：“瓦工所用的工具，多用铁嵌钢制成，形状略像菜刀，用来砍断砖瓦，涂抹泥灰。”因为要用来“涂抹泥灰”，所以，胶东方言“瓦刀”也称为“泥板”。

“墁”本义为“墙壁上的涂饰”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“有人于此，毁瓦画墁，其志将以求食也，则子食之乎？”朱熹集注：“墁，墙壁之饰也。”“画墁”就是在墙上画墙饰。后“墁”引申出动词“（以抹子）涂抹”义。如唐·韩愈《蓝田县丞厅壁记》：“斯立易楣（jué）与瓦，墁治壁，悉书前任人名氏。”此处“墁治”可理解为“抹平粉刷”。其实，也并不限于胶东方言，马思周等所编《东北方言词典》在“墁”字条所举例证：“土坯墙得墁大泥”“炕面子要墁沙泥”，皆是。

引申开来，“墁”的材料也不限于泥，可以是石灰膏、水泥浆、涂料，甚至化妆品等。“墁”的工具也不限于瓦刀，可以是木板、刷子，甚至就是手掌。如说“看二姑娘那个爱好，雪花膏往脸上墁了一层又一层”“看这孩子，鼻涕怎么能往袖子上墁呢？”过去胶东方言常说的“墁窗户纸”（简称“墁窗”），今说“墁浆糊贴对联”等等，此即范围更广、方式更多样的“涂抹”了。

学屋/书房

胶东方言词有“学屋”和“书房”，指“学校”，主要用于莱州一带。

“学屋”于古代典籍尚未见，但“学房”习见于古籍。可以说，“学屋”就是方言对古词语“学房”的改造。古汉语“学房”是学塾的俗称，即旧时私人设立的学堂。如《红楼梦》第八十四回：“贾政道：‘你带了家来了，还是在学房里呢？’宝玉道：‘在学房里呢。’”学房在现代一些方言里还在使用。如萧红《牛车上》：“跑到南村的学房里见了学房的先生……。”古汉语和“学房”类似的称呼还有“学舍”，本指学校的房舍，后引申为“学校”。如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八六引唐·薛调《无双传》：“仙客既觐，置于学舍，弟子为伍。”另有“学庭”“学宫”“学院”等均可指“学校”，都是对教学房舍的同义或近义的词素替换。其实，“学屋”也用于其他方言。如《安徽捻军传说故事·龚得起手》：“听说他没进过学屋门，习得能写能算。”可见，不同地域对古语的改换因为同义词的共享，是很容易不谋而合的。

“书房”用于“家塾，学校”义在清代典籍里就有了。如清·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·薰虫》：“二日为龙抬头日，……小儿辈懒学，是日始进书房，曰占鳌头。”笔者籍贯莱州，据了解，“书房”多用于莱州北部地区，且用儿化形式“书房儿”与表示“家中读书写字的房间”义的“书房”相区别。而“学屋”多在莱州南部使用。

包弹（tán）

胶东方言有“包弹”一词，义为“缺点；毛病；不足”，主要用于牟平一带。“包弹”最晚在唐代就有了，义为“批评，指责”。如唐·李商隐《杂纂·不达时宜》：“筵上包弹品味。”因为批评指责的都是缺点和毛病，由此引申出“缺点；毛病”之义。如明·高明《琵琶记·牛氏规奴》：“看他仪容娇媚，一个没包弹的俊脸，似一片美玉无瑕。”这里的“包弹”显然不是“批评”，而是“缺点”。可见，胶东方言只是传承了古汉语词“包弹”的引申义。

脚（jué）踪

胶东方言有“脚踪”一词，就是“脚印”的意思。主要用于牟平一带。古汉语有“脚踪”，即“脚迹，行踪”之义。如元·谷子敬《城南柳》第三折：“想着那闹吵吵东华门外，怎敌得静巍巍西塞山前。脚踪儿不上凌烟，梦魂儿则想到江坝（ruǎn）。”柳青《创业史》第九章：“寻一寻脚踪，只不过好估量他朝哪塔跑了就是了。”柳青是陕西人，其作品里用了“脚踪”，可见，古汉语词“脚踪”也不仅流传于胶东。

下学

《特征》收胶东方言用语“上书房”，义为“上学”。而“上学”现在是胶东方言表示“到学校读书”的主要表达方式，与普通话表达相同，而“上书房”使用较少了。“上学”的反义词自然都想到了“放学”，但在胶东方言里乃至北方许多地区的方言中，还有“下学”的说法。其实，这“下学”也是古语词。如唐代诗人卢仝为范阳人，也就是今北京大兴一带。他曾以诗代书给儿子抱孙一首《寄男抱孙》，中有：“下学偷功夫，新宅锄藜（lí）莠.乘凉劝奴婢，园里耨（nòu）葱韭。”给儿子说话，自然会用乡语，“下学”正是“放学”。